

爷爷的脐橙园

◎ 刘智慧

在立冬后的轻寒中，我回到了故乡。那里是一个被金黄的脐橙树层层环绕的田园小村庄，阳光在这个季节里显得恰到好处，温暖而和煦，宛如爷爷的双手轻轻抚摸着

我。爷爷是一个勤劳的果农，他精心照料着这片脐橙园。我常常看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轻轻抚摸着每一个脐橙，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从春日的施肥、夏日的浇水，到秋日的修剪、冬日的保暖，他都无微不至。他的双手粗糙而有力，那是岁月的痕迹，也是辛勤

的证明。漫步在脐橙园里，我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记得小时候，每逢立冬来临，爷爷就会带我来到这片脐橙园。他会挑一个最大、最黄的脐

橙给我，还会给我讲关于立冬的故事。他说，立冬时节是脐橙树的休眠期，也是它们积蓄力量的时刻。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它们需要在寒冷中蛰伏。这就像人生一样，有时需要经历低谷，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那时的我，还不太懂爷爷的话。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句话里蕴含着深深的智慧和

对生活的理解。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乡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每当我回到家乡，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爷爷的脐橙园。

站在脐橙树下，阳光洒在我脸上，我微笑着仰望脐橙树，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这片脐橙园充满生机和希望，郁郁葱葱的绿叶中硕

果累累，每一个脐橙都圆润饱满，犹如爷爷的笑容一般温暖而富有力量。那些脐橙树仿佛就是我的亲人，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变化，也寄托了我对家乡和爷爷的思念。

立冬了，我站在脐橙园的边缘，望着一片金黄的脐橙树。寒风吹过，橙叶翩翩起舞，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那忙碌的身影。

爷爷在朝阳的映衬下，用粗糙的双手将那饱满的脐橙剥开，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露出里面充满活力的果肉。那些脐橙，有的甜，有的酸，但无论味道如何，爷爷总是带着满足的微笑，细细品味每一口。我曾经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您不怕酸？”他笑了笑，指了指手中的脐橙说：“这脐橙就像我们的

星空之旅

◎ 张星

在笼罩万物的黑夜中，智慧的人类早已学会了靠天上的星星辨别方向。于我而言，星空就像一位亲切的长辈，从我的幼年到如今，不只给予我永恒的陪伴，更为我带来了心灵的启迪和前进的勇气。

星空是我人生最初的奇迹。璀璨的宝石镶嵌在深蓝色的夜幕里，丝绸般绚烂，是触摸不到但却又在每个黑夜都会出现在我们头顶的奇迹。星光穿越茫茫太空，最终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它带着无数的秘密，轻轻叩响孩子们心中的那扇窗。

小时候的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白天总是拼命地奔跑。但到了晚上便不同了。日落带走了最后一丝躁动的热气，清凉渐渐充满了院子。我爬上爷爷的躺椅，满天的星星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扑向了我。周围安静了下来，只有偶

尔传来几声牛叫，悠远绵长。问题一个接一个闯入我的脑海：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为什么看起来在闪烁？它们每天都会出现吗？小小的脑袋里第一次产生了求知的欲望，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想要知道答案，并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

星空是让我开始探索的启蒙，是立在我心里的知识丰碑。

长大后到城市里读书，看到星空的机会就变少了。无数个在题海遨游的夜晚，我总在不经意间想到星空，想再看看那璀璨的夜晚。努力地考学，也终于上了大学，但曾经的星空却已许久未见。暑假的一次游玩，和朋友来到了青海湖，在远离城区的高原地区，这里的星空似乎离我更近了。

银河就垂在天幕的一角，肉眼便可看见流

光溢彩，仿佛星光就在海的尽头。无数的星星争先恐后地散发出夺目的光芒，这幅绚烂的画卷一直延伸到天际线，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没有一丝云雾的遮挡，稀薄的空气中星光不再朦胧。我们在湖边呆呆地站着，心中震撼无比，宇宙的磅礴壮美让我们肃然起敬，心中的敬畏油然而生。

于是，我懂得了谦卑，星空再一次引发了我无数的思考。如今的我依旧喜欢在夜晚抬头望望，看到星星便觉得自己和宇宙有了联结。工作后渐渐发现，人生总是充满各种意外，而焦虑总会不时地侵扰我。此时我就会在傍晚来到城市公园的深处，在这里，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躺在草坪上，去看看那些疏密有致的星星。星空下的我，只觉得无限的宁静。



围炉煮茶话小雪

◎ 袁秋茜

冬风敲窗，天地萧瑟，我轻抿一口鲜煮的热茶，翻开日历本新的一页，发现快到“小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

我望着窗外随风纷飞的梧桐树叶，脑海里忽然想到了唐代诗人戴叔伦的那首《小雪》：“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尽管此时没有下雪，可那些飞舞的落叶，不就像那一片片雪花，给临窗而望的我带来了一片寒吗？

水壶里的水烧煮沸腾，“噗噗”冒着热气，我不禁感慨道：“小雪翩然而至，宜围炉煮茶，暖暖身子啊。”茶香氤氲，杯盏厚生，我的思绪开始飘远，飘向了一家人在小雪天，生一炉火，饮一杯热茶，言笑晏晏的日子。

小时候，家家户户用的还是煤炉子。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母亲不等天黑便会生炉子，为的是让屋内早点暖和起来。我见过多次母亲生炉子的过程，至今记得。她会先在炉膛里放上废纸，然后在废纸上放几根粗细的芦竹，再用火柴点燃废纸，纸很容易燃，也会顺道将芦竹点燃。接着，母亲会加点木柴进去，用扇子对准炉子下面进气口扇，等木柴被点燃后，她会放上蜂窝煤，再使劲扇扇子，直到煤被点燃。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常常会被炉子产生的烟熏出眼泪来，她用袖口擦一擦，照常忙着。

等父亲携着一身寒风进屋时，炉火正旺，熏烟亦散。他急急地坐在炉子边，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炉边烤，自顾自地说着：“小雪西北风，当夜要打霜啊……”母亲架壶烧水，问田里的白菜冻坏了没？需不需用稻草扎一扎？父亲用烤热的手捂着耳朵，摇摇头，说着让母亲放心的话。我在一旁坐着，并不关心田事，只盯着炉台上烤着的花生、玉米和馒头片。

在我的眼里，吃才是重要的事。我总是等不及，时不时就问母亲：“花生能吃了吗？玉米好像熟了？这馒头片怎么还没焦黄啊？”母亲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打趣道：“你这小馋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咋就没有耐心呢？”我双手托着腮，继续观望着炉火，盼着它将食物烤熟。父亲摸着我的头，许是知道我的心思，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薯来，把它放进煤灰里捂着，宠爱地说道：“不急不急，等一会儿就有香喷喷的红薯吃。”

我望着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乖乖不作声，在我心底，父亲的话总有分量。炉火燃燃，热水滚滚，父亲拎起水壶用开水沏了一杯酹茶，袅袅的桂花香在屋里弥漫，让人心不自觉地静下来。父亲不急着喝，倒是悠悠地和我们说着古人爱茶之事。母亲一边面露微笑地听着，一边用筷子翻着馒头片，她当初嫁给父亲，相中的便是父亲身上的文人气质。茶不烫口时，父亲会呷一口茶，淡淡的茶香在唇齿间百转千回，父亲露出了怡然自得的神色。

屋外北风呼啸，屋内除了茶香，亦有烤熟的红薯飘香。我满足地吃着手中的红薯，那一份香甜驱走了小雪的寒冷，让我心中欢喜都要溢出来了。母亲吃着烤馒头片，连连说着“真香，真香”，父亲拿了一片吃，也说香，我便禁不住诱惑，也伸手去拿……他们二人见状，哈哈大笑，我虽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却也跟着大笑起来。

如今回想起来，那一家人围炉取暖，喝茶、吃食、话家常的场面，多温馨啊。小雪天渐寒，茶香人心暖，家人团坐，有爱便可抵岁月的漫长。

焰火的边缘

（外三首）

◎ 张华

如果有雪花从天空飘落
你会陪我在风中旋转
花里雀跃吗

就像此刻的焰火
绚烂于夜的背景
在我们的手指间砰响作响

这些都是画面
这些也都是生活
晨钟暮鼓里
打卡签到后
让我们在这片焰火里
采萌、傻笑
撒欢、玩闹

站在焰火的边缘
似乎更为确定的门在打开
确定的时间下的果实
也在枝头等待采摘

打谷收仓的日落里
请你一定记得
我们还有一个孩童
一直在生命里
探出脑袋
朝我们做鬼脸

我只要你记得这些
我要我们记得这些……

回眸

一滴清澈的水珠
从时光的深处走出
触摸间长天回响
青砖灰瓦
轻声的吟诵

大红的囍字
步履深沉
载得住几缕情思
载得住往返四季的
年轮

回眸一顾
多少时间被带进此处
清幽小院儿里
清幽的风
在渺渺的岁月里酿造蜜醇

鸽子

羽毛一根根竖起
欢呼跳跃
想靠近蓝天的一朵云

飞翔是一种怎样的姿态
风要如何吹过海面

鸽子啊
你翻飞着掠过屋顶
我的眼睛在找寻你的眼睛
那片绿叶
在太阳光下轻轻摇摆

有时候我还要双脚走路
触摸泥土的温度
更多的时候
双翼抖动
躲藏在云起之处

而你一直知道
我伫立的坐标
未来的长路……

飞舞

卷入纱衣的风
鼓起一片片白帆
展开翅膀
要追赶蓝天的白鸽

大地苏醒
隆隆声中正在萌发

前方的旅程伸出奇幻之手
邀约去赶海
去看一场日出
在红透海面的落霞里
相拥而舞

足尖被青草挽留
一次次跃起
又喃喃坠落
身无双飞羽翼
灵犀一念连通

回首秋水长天
漫天鸽哨滑行
鸽子飞舞



牧 歌

张成林 摄